

YUZHONG

NUHUO

獄中怒火

謝
良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獄中怒火

——新疆監獄反“個別開釋”斗争記——

謝 夏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謝良將軍写的一本革命斗争故事。它真实地記叙了抗日战争时期，被盛世才監押在新疆第四監獄的同志們，在1945年3月向敌人进行反“个别开釋”斗争的經過情况。作者热情地歌頌了共产党員和革命战士在这次斗争中所表现的坚毅沉着、英勇頑强的斗争精神；狠狠地揭露了敌人无耻的阴谋和丑惡的嘴臉。作品情节紧张，人物感人。

獄 中 怒 火

謝 良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總發行所)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 2 字數 36,000

一九八〇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八〇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0

統一書号 T·0072·284

定 价 0.19 元

統一書号：T10072·284

定 价：0.19 元

目 次

一、新的阴谋	1
二、迎头痛击	6
三、不打自招	15
四、英勇搏斗	20
五、战斗空隙	24
六、缓兵之计	29
七、坚决抗议	37
八、坚持到底	45
九、最后胜利	52

一、新的陰謀

新疆維吾尔自治區烏魯木齊市，處在天山北麓。這裡天氣寒冷，每年有大半時間要升火取暖。在解放前盛世才統治時期，這裡只有幾萬人口，房屋低矮，街道狹小；有個發電廠，但電燈不明；一下雨，道路泥濘難行。當時人們常說：“電燈不明，電話不靈，街道不平。”正是當時烏魯木齊的寫照。可是，專制魔王盛世才，卻花費了大量金錢，在這裡修了兩座牢固的大監獄，即第一、第二監獄。這裡關着共產黨、八路軍在新疆工作的一百多位同志和各民族先進青年。在離第二監獄不遠的地方，還有一座用破廟改成的囚房，這裡關着幾個八路軍的殘廢、病號和一些八路軍的家屬、小孩。敵人怕這些人“暴動”，特派了一些軍警，日夜看守着。這就是第四監獄。

原來在抗日戰爭初期，新疆軍閥盛世才為維持他在新疆的統治地位，極力偽裝進步：對外要求蘇聯幫助；對內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支持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到底的主張，並一再要求我們黨從延安派

干部到新疆帮助工作。对于他这种伪装进步的投机态度，人们是不难识破的。但是，我们党为了紧密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发展新疆经济文化建设，进一步促进中苏合作，争取苏联对我国抗日战争的更多的支援，所以在1937年和1938年曾两次派干部去新疆工作，帮助盛世才制订了“六大政策”

（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对新疆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盛世才这个政治流氓和野心军阀，满脑袋所装的尽是个人的特权和地位，因此当1942年德国法西斯的魔掌伸到莫斯科城郊，苏德战争吃紧，国内日寇、汪精卫、蒋介石串通起来，向我党我军进行猖狂进攻之时，他觉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都不行了，要保住自己的一切，就得另想他法。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一面增兵甘（肃）新（疆）边境，向盛世才施加军事压力；一面派宋美龄、董显光等到新疆进行笼络利诱。于是，盛世才便彻底脱下身上的面皮，投身到蒋介石的膝下，由过去表面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一变而为反苏、反共的急先锋。为了表示他对蒋家王朝的忠诚，不惜昧着良心，恩将仇报，布下罪恶的陷阱：他以召开会议为名，把在新疆各地工作的共产党人，全部骗至乌鲁木齐，然后用武力把他们禁押起来。从此，新疆的天空遍布起乌云，广大人民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盛世才无法给这一百多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定罪，过了好久，才捏造出一个“阴谋暴动”的莫须有的罪名，欲加到这些共产党人、革命战士的头上。可是，我们有功，

哪里有罪？每次审問都搞得敌人张口結舌，狼狽不堪。敌人沒有办法，施用了恶毒的手段，对陈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同志施加严刑，想以此逼取所謂“阴謀暴动”的口供，这样，对一百多共产党人、革命战士就可以断然处置了。但是，在共产党人的面前，敌人的任何阴謀是永远也不能实现的，陈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同志在敌人的种种酷刑面前，始終坚持着共产党人的气节，直到最后英勇牺牲。这就使敌人的第一个阴謀詭計徹底地破产了。

不久，国民党进入了新疆。他們企圖以借刀杀人的办法，用盛世才的手来毀掉这一百多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的生命。于是，組織了一个什么“新疆积案处理委员会”，对我们进行审問，要我們承認“阴謀暴动”的罪名。当时，每个被提审的同志，都对敌人严加駁斥，并要求公审。敌人拿不出任何証据，只好推辞說：“盛世才主席說你們阴謀暴动的，我們也不知道。”于是，敌人的阴謀又再次破产了。

敌人的阴謀一次又一次地被粉碎了。于是，又变本加厉，想出了一个更加恶毒的花招，企圖以此来达到他們卑鄙的目的。

敌人知道，在这一百多人中，有老共产党员，也有新共产党员；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坚强的，也可能有不够坚强的。他們特別發現有五个新疆籍的女同志，是入獄前不久，先后同我們几个革命同志結婚的。他們研究了这种情况，如获至宝，竟着有了办法。他們的这个办法，就是

打击弱点；准备先“释放”新疆五个女同志，再經她們拉她們的丈夫，由她們的丈夫再拉其它同志。他們天真地以为，只要打破一个缺口，就会發生鏈鎖反应，瓦解我們的队伍，直至全部毀灭我們的生命。敌人带有几分醉意期待这一阴谋成功。这个阴谋就叫“个别开释”。

1945年春节，看守所盛所长喝得醉醺醺的，来到第四监狱查号子，正好遇上新疆籍妇女王淑贞，便对王高声地说：

“恭喜，恭喜！”

王淑贞回答道：

“我們坐了三年班房了，有什么喜可‘恭’的？酒鬼，滚开！”

盛所长笑咪咪地说：“你們新疆的五个洋崗子①快解放啦！”

王淑贞听到这个情况很奇怪，就去找党支部書記刘平同志彙报。恰好，这时刘平正同党支部委員李清、吳且英等研究第二监狱的同志們傳来的消息，王淑贞彙报的情况与他們由内部得知的消息完全相符。这样，就更証实了敌人正醞釀着新的阴谋——“个别开释”。

针对敌人的新阴谋，第四监狱里的党支部作了詳細的研究和充分的准备。五个新疆籍的女同志，有三个是工农出

① 洋崗子，新疆維吾尔族称女人为洋崗子。

身的，成份好，在三年来的監獄斗争中表現很堅決；有一个是警務處第三科科长刘娥的妹妹，名叫刘之新，在敌人几次审問时都能听党的話，表現也好；有一个是阿匍的女儿，名叫周玉秀，表現也还好，能吃苦，是可以爭取的。这五个新疆籍女同志結婚以后，受到丈夫的影响很大；在三年班房生活中，黨員对她們作了很多帮助，大家亲如手足，以兄弟姐妹相称；她們还参加了党組織的政治、文化学习，已經懂了不少革命道理；尤其是經過三年来的实际斗争鍛煉，更使她們認識到敌人的狡詐与凶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希望。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今天敌人掌握着刀把子，用武力捆走五个女同志是完全可能的。而这五个女同志，究竟是新同志，一旦离开党組織去单独作战，还是有困难的。目前中心問題是加强思想工作，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因此，当时支委会决定：一方面繼續加强中国革命史学习，来坚定新疆籍五个女同志的革命人生观，这是最根本的办法；另一方面繼續加强个别談心，由吳且英多同新疆籍的五位女同志交談，告訴她們敌人可能用“个别开釋”的办法，把她們強迫拉走，而不論到什么地方，都要坚定立場，要从党的长远利益着想，为丈夫的前途着想，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关心革命利益，爱护自己的丈夫，珍重自己的前途，如果貪圖目前小利，在敌人威吓下屈服，就不僅害了自己，而且害了丈夫的一輩子，那時候将后悔莫及了。同时，在全体同志之間，进行了一次普遍检查，对一些可能泄密的東西进行了清理。

另外，党支部决定：如果敌人真的下手，就組織全部力量向敌人作公开斗争。敌人搞“个别开释”，我們坚决搞反“个别开释”。目的是：（一）从政治上击败敌人，在群众面前，徹底揭破敌人借以瓦解我們队伍、泡制罪名的“个别开释”的毒辣阴谋；（二）通过这次斗争，使这五个女同志受到一次最实际的阶级斗争教育，使她們懂得万一离开組織之后，如何同敌人作斗争，使她們知道党是永远关心和維護她們的；（三）教育全体同志，永远提高警惕，坚定立場，斗争到底。

两个月以后，敌人果真按照計劃，开始了他們可耻的行徑。一場阴谋和反阴谋的斗争，在第四監獄里激烈地展开了。

二、迎头痛击

1945年3月的一天。

早上，霧气沉沉，不見一絲阳光。

阴历2月了，还刮着刺骨的寒風，吹得老破庙（第四監獄）围墙上的鉄絲網、电網呼呼作响。阴冷的寒風把四周的积雪由屋頂、窗外灌进房子里，房里雪片紛飞，就象下雪一样。

小院子里唯一的一株秃头弱柳，时常落上一群小麻雀，嘰嘰喳喳地乱吵。院子里的冰又光又滑，經常把小孩

子跌得头破血流。

早饭后，人們有的在打扫屋子，有的在洗刷碗筷，大家都想赶快收拾完，繼續进行昨天的政治課的討論和給孩子們上課。这时坐在一旁給小女儿獄玉喂奶的王淑真，情不自禁地向大家說：

“我昨晚一夜沒睡好，越想越生气。盛世才既然‘同意’我們的統一战綫政策，就應該同心合力，一致抗日，怎么一翻臉，就把我們押了起来。这家伙真阴险！”

結婚才半年就入獄的維吾尔族妇女周玉秀，边洗碗筷边說：

“这就是階級斗争。”

“对！”年約三十岁的吳旦英，操着滿口湖南口音，紧接着說，“还记得嗎？1942年9月17号，盛世才把我們关进班房的第二天，就是‘九一八’十一周年紀念日，他还在他的‘新疆日报’上发表文章，高喊‘国共合作万岁’，‘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万岁’，多么滑稽！把共产党员关进班房了，还喊‘国共合作万岁’，太无耻！”

二十几岁的李清，眼角上一处伤疤，跛着一条左腿，本来是来收代数作业的，听大家談得很热烈，也就跟着談論起来：

“盛世才是个名副其实的‘狼种猪’，又蠢又狠。这家伙处处怀疑，对手下的人誰也不相信，就連秘書、伙伙到后来也不相信了，只相信自己的老婆。弄得一个人在楼上吃飯，不敢下楼。我看，眼光短淺，疑神疑鬼，最后众叛

業高，剩下‘孤家’一人，可算作封德軍閥的一个特点。”

他的話，把大家都逗笑了。

这时，才洗完臉的小新軍，戴着一頂破皮帽，穿着一双破毡筒，从屋內跑到院里，一边啃着高粱面饅頭，一边大声吆喝着：

“上班①啦！上班啦！”

各个号子里的孩子，都好象受过軍事訓練的小战士一样，听说上班的时间到了，都忙穿好衣服，拿着凳子跑到这一丈寬、兩丈长的小院子里，紧紧围在吳且英的周围。

吳且英看着这些天真活泼的小臉，看着他們在寒風中抖动的短髮，心里比針扎的还要难受，她想：孩子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也来坐牢，有的还在媽媽肚子里就坐牢了啊！……她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亲切地握住孩子們的小手，一句一句地教孩子們唱起她自編的“小麻雀”歌：

麻雀麻雀，唧唧吱吱，
飞来飞去，飞到我监牢。
飞过高墙，飞过树梢，
再飞到我爸爸住的监牢。
飞过的小麻雀，带信到，
小八路都很好，

① 上班，即上課的意思。当时獄內有二十三个孩子，为便于大人学习和更好地向孩子們进行教育，組織集体生活，根据他們年齡，又分为大班、中班、小班。

請問大八路好不好！

爸爸回来，把我抱上，
仔細瞧瞧，說我長得真好。
大叔叔回来，給我一包花生，
還有一包葡萄。
好爸爸好大叔叔，
亲一亲抱一抱，
大家一齐回延安真正好。

李清由王淑貞屋里出来，看見吳且英正在教孩子們唱歌，滿意地笑了。心想，这个高中畢業生，从1938年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畢業以后，真是大變樣了。党交給什么工作都能認真去做，党派她到新疆当中學教員，她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敌人把她关进班房，她仍然想尽办法为党工作，給大伙上文化課，帶孩子，什么都干。真的，她跟关在第二監獄的丈夫是一副性格。

“安安，大鬍子是誰呀？”吳且英由書里抽出一張圖片，舉起來問孩子們。

“馬克思爷爷。”安云站起來說。

“光头的是列寧爷爷。”新軍說。

“胖胖的那個是毛主席。”孩子們爭着說。

吳且英高興地說：“对！我再問個問題好不好。”

孩子們一齐說：“好！”

她笑着問：“世上什么人好？”

“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八路軍好！”新軍拍着手回答。

“还有工人、农民叔叔好。”大孩子們同声說。

“世上什么人坏？”吳且英沉下臉來問。

“日本鬼子坏，蔣介石坏！”安云狠狠地說。

“地主、軍閥、資本家也坏！”別的孩子补充說。

突然，砰的一声，大門推开了。一个黑狗^①手里拿着一张紙条，走了进来。孩子們轉过头來，瞪起小眼睛，盯住这只恶狗，好象防他咬人似的。十二岁的牢生，生在山东監獄里，到新疆又被关进監獄。她是这里最大的孩子，已經很懂事了。她一撇嘴，站了起来，用手指着这个家伙，向其他孩子們說：

“这些黑狗都是‘坏中国兵’。咱們的爸爸和叔叔就是他們帮盛世才捆走的！”

“黑狗不要臉！黑狗是坏蛋！”孩子們都紛紛地罵起來。

这家伙臉皮一紅，本想發作，但怕惹了閑事，完不成警務处三科科长刘娥交給的差事，只好裝着沒有听见，站到院子中央，把头一摆，气势汹汹地問吳且英道：

“王淑貞在哪个号子里？”

吳且英在敌人法庭上見過这个家伙，知道他是警務

① 黑狗：指盛世才的警察和警務处的人員。因他們穿黑制服又經常打人，故叫他們黑狗。

处三科的一个什么股长。她猜想，敌人找王淑贞一定与“个别开释”的阴谋有关。

敌人看她没有哨声，又急迫地追问道：“喂，你听见没有？王淑贞在哪个号子里？”

她用手撇了一下飘在额前的头髮，慢慢地抬起眼皮，半答不理地说：

“在二号。找她有什么事呢？”

敌人瞪了她一眼，没理睬她，一直朝二号房间走去。吴旦英看他走远了，忙俯下身体，对孩子们说：

“黑狗来捣乱了，今天课不上了。快告诉你们的妈妈，黑狗要抓王阿姨！”

孩子们——这些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小八路，好象接受了战斗任务一样，各自飞快地跑走了。吴旦英把东西简单地收拾一下，忙来到刘平的房间，向他彙报情况，然后根据刘平的指示，又赶到王淑贞这里，以便加强这里的战斗“火力”。

“谁叫王淑贞？”吴旦英一进门，就听见敌人在喊叫。

王淑贞正在给小狱玉喂奶，听见有人大声叫她，忙抬起头答道：“我。”但当她定睛一看，喊她的人却是一只“黑狗”，脸不由的由黄色变成白色。要知道，在狱里和敌人面对面的斗争，对她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呢！她的心在急剧地跳着，感到呼吸也有点紧迫。可是当她发现在敌人的身后，在自己房子的门口，忽然出现了吴旦英那坚定的面孔时，一颗悬空的心，忽然落了地，身上马上充满力

量，她暗暗下定决心：“对，现在是考验自己的时候了。我决不辜负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一定站稳立场，坚持斗争，向共产党员们学习。”

那个“黑狗”向王淑真走近两步，顺手把条子向她面前一晃，说：

“科长请你去谈话。”

“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有什么话可谈。科长有话要谈，请来这谈吧！用不着请我。”她沉着地答道，并故意把最后一句话——用不着请我——说得又脆又响。

敌人眯了眯眼，咽了一口气，额角的青筋卜卜地跳动起来，很显然，他为交不了差事而激怒了：

“摆什么架子？这是科长的命令。快走！”

“我不懂什么命令不命令，反正我不去，再说孩子有病，也离不开。”她把黛玉紧紧抱着，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象一块巨碑，端然不动。

敌人把两手往腰里一插，呆在那半天没说出话。整个屋里沉寂得可怕，连人们的呼吸声都可清楚听见。这时，王淑真把目光移向吴且英，正遇着吴且英那双明亮的眼睛，在亲切、热情地在看着她，并频频向她点头，表示对她的赞许和支持。

忽然，敌人向王淑真逼进一步，瞪起一双贼眼，厉声逼道：

“你去不去？”

“我不去，死也不去！”